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名家

MING JIA

欲为梅

◎徐祯霞

一株干枝梅，栽植于我们的庭院，这时，我才对梅有一个真切而具体的印象。哦，梅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哟！

其实，这只是干枝梅，是梅万万个品种中的一个。

每年的冬天，在春节将近的时候，干枝梅开花了，开出淡黄色的小花，零零星星地分布在那些散而无章的花枝上，光秃秃的枝光秃秃的杆上开放着一些零碎的小花，薄如蝉翼，一小朵一小朵的，并不艳丽，也并不灿烂，但是却倔强顽强，在严寒的冬日里竟是那样的清雅、温馨与隽永，甚至有一丝丝跳跃的俏皮与淘气。因为它的细碎，很多人并不注意它，但我却是喜欢它的。我喜欢它的凌霜傲雪、不畏严寒，在严寒地冻中一枝独放，开出严寒岁月里仅有的雅意与美丽。王安石曾有诗云：“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似乎说的便是我家庭院里的梅。

童年的生活是苦涩的，可以说是天天吃糊汤、喝菜汤，但在母亲的调剂下，生活却活色生香、暖意融融。前提是，我们每天必须劳动，只有劳动，收获有足够的粮食与蔬菜，供母亲给我们烹饪，在母亲的巧手下，我们也才可以吃饱吃好。

苦难的生活，也磨炼了我们坚强的禀性。我们自发自觉地干着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甚至还想尽办法创造创收，去山里采野菜、摘野果、挖地根，我们尽着自己最大的能量创造着自以为的幸福生活。在那样的日子里，生活虽苦犹甜。

因此，每当我在看到梅的时候，心里总是由衷地喜欢，那种喜

究竟是发自内心的，常常觉得自己已经幻化成一株梅，一株在严酷环境生长的梅。

在梅的陪伴下，我一天天地长大。

曾经的那支笔一直陪伴着我，陪伴了我十多年的学习生涯，一直到我读完高中，毕业了，那支笔

做得有声有色。有老话说：“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这句话，在我身上得到了体现。

我自学了打字，成了一名打字员，因为打字员的职业，让我接触上了文字。尔后，我成了一个作者，又自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再后来，因为笔耕不辍，成了一名中国作协会员，上了鲁院。而我的人生，也因为我文学上的诸多成绩，有了一份可以安身糊口的工作。

几乎每一步路，都有前一步路做铺垫。

此中种种，皆是因为我的坚持。我没有因为遭遇挫折就向人生屈服和低头，我没有因为人生失意而消沉和沉沦。跌倒了，我重新爬起来，选择人生的另一个目标，继续攒足力气前行，总是相信，阳光会在风雨后。

而事实也果然如此，令我的人生一步一步走向佳境。

极喜欢辛弃疾的《念奴娇·梅》：“疏疏淡淡，问阿谁、堪比天真颜色。笑杀东君虚占断，多少朱朱白白。雪里温柔，水边明秀，不借春工力。骨清香嫩，迥然天与奇绝。常记宝篋寒轻，琐窗人睡起，玉纤轻摘。漂泊天涯空瘦损，犹有当年标格。万里风烟，一溪霜月，未怕欺他得。不如归去，阆苑有个人忆。”在这首词中，辛弃疾写出了梅的清雅、梅的风骨、梅的冰清玉洁，他让梅的精神呈现出一种立体式的完美。

于是，梅更成了我追求的精神境界和目标。

观世的时候，总在想，此生愿为梅，不求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做一株清清雅雅的梅，带给世间一抹清新润心的芳香，足矣！



简破损得不像样子，再也不能使用了，才不得不遗弃。

虽然，我以梅的精神立世，但我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在计划招考的年代，我经历了中考失利、高考落榜，在四六不着的情况下，流落到了社会，曾经的理想和梦想被束之高阁。

即使如此，我亦从来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真诚和热情。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都在努力地生活着，用自己的认真和执着，在做着每一个眼前的和即将到来的事情，而且每一件事，也算是

春天的船只，停泊在窗外（外二首）

■安武林

我想唱歌，唱一支歌给春天
春天的船只，浩浩荡荡开始远航
我想长出像大地一样的手臂
拥抱浩瀚的阳光
风，微凉，但已驱净了寒意

冬天无边无际的防线
被春天的船只悄然攻破
塑料桶，水桶，在小小的花园里
依然盛着巨大的冰块
这冬天最后的堡垒

黄水仙尖尖的桅杆在阳光下起伏
枯枝败叶下的野菊已经抢占一大片海滩
月季上的蓓蕾在呐喊
而那石竹，东倒西歪在狂欢

春天的船只，停泊在窗外
正接受阳光的检阅
我想唱歌，唱一支歌给春天
在冒芽的植物旁边
我是一名勇敢的海员

麦李西沟

一
塬上的桃花开了
春风十里
从麦李西沟飘过
那扇窗户是开着的
枝头的小鸟记得
我仰着脖子朝山坡上仰望
阳光大片大片笼罩着斑驳的家属楼
山坡上桃花灼灼
像是春天点燃的焰火
青春一朵，理想一朵，岁月一朵
十里麦李西沟
被春风浸染得香香的
被桃花浸泡得软软的
醉我

二
麦李西沟的桃花开了吗
在塬上，春天一来
我总忍不住想知道
那扇窗户，和桃花在谈些什么
如果是陈旧的话题
我会笑得像桃花一样灿烂
童话不老，我知道桃花一直在盛开
一开十里，十里的距离
二十年都不能抵达
我保持仰望的姿势
迎接春风里
一朵一朵飘来的香

蓝雪花

一朵一朵雪花
从天空落下
落在柔软的枝头上
哦，是蓝色的
是蓝色的呀
像是梦幻的色彩

像是梦幻的色彩
那是天空的颜色
那是湖水的颜色
它们在枝头上飞舞
它们在枝头上颤动
它们在枝头上摇晃

雪花是轻盈的精灵
从来都看不清它的模样
眼睛敲不开它的房门
它也不接受掌心的恩宠
保持一段朦胧的距离
它只愿意走进梦境走进心灵

蓝色的雪花
是雪花原本的颜色和形状吧
大地笑而不语
仰望着天空
这是一个秘密呀
雪花在天空里是蓝色的精灵

喜欢雪花的人们
都喜欢把它叫作蓝雪花
它是大地的植物
但种子却是从天空落下
绿色的叶子小小的
托着蓝色的雪花
哦，蓝雪花



新春诗会

山庄

◎孙江林

水叮咚，一路北行，见路两旁平缓山坡上，偶有几处草房或瓦舍，周围是开辟在山坡上的田地。这便是山庄了。

父亲说：“岭上的山庄，原是你爷添置的田产。奔奔的山庄原是二队鲁家的田产，合作化时，全归大队所有。后来大队分为十一个小队，大队统一调拨，岭上山庄归了四队，奔奔上的山庄归了咱队。”由岭上到奔奔，还有十几里山路。

奔奔的山庄，队上每年都会派人看守，或一人，或两人，要胆大的，因为山里多野兽，豹子、野猪时常出没。队上派人多的时候，也就是收种两季。山庄气候稍冷，庄稼收割晚于山外，这样，与山外的农活正好错开。山庄之所以刻印在我的记忆里，是因为，那里有遍山的野菜野菜。果子有五昧子、花果、苦李、杏、核桃等，菜主要是野韭菜。爷爷在世时，每年都去山庄采韭菜，用麻袋往回搬。那是山韭，做的“韭合”，吃了口齿留香，能回味好几天。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利用暑假，去山庄采摘水果。我那时也就十岁左右，随哥同去。有哥在，爹娘就放心。其实，哥只比我三岁。山庄有两个大炕，大家住通铺。尽管有守山庄的大人，但吃饭都得自己解决，自己带面、自己擀面。水用山涧的泉水，柴草到处都是。吃而没有筷子，就折树枝代替。想想在乡下生活惯了的人，胆子真大。十岁左右的娃，都敢放手让上山吃这样的苦，而且出门进门，两头看不见

太阳。来去不仅要走又长又坎坷的山路、爬那样险的岭，下岭时还要背果子什么的，在滑溜溜的石头上行走。与城里人呵护孩子的情形比，真有天壤之别。不过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孩子出过意外。

奔奔的山庄前，有一片坡地，一直延伸到沟底。对面是两座高大的山，山中间的沟叫喇嘛帽沟。喇嘛帽沟右侧的山岩上，有一个深洞，由于地势险要，很少有人上去过。传说洞里曾有一条很大的蟒蛇，碗口粗细，时常到沟底小溪里喝水，时间长了在山坡上溜出一道沟，沟里的石头镜儿似的光滑。但父亲说：“那里哪有洞？只是一个扑崖（陡壁凹进去一块）。”曾有好事者在扑崖安了个门，更有好事者又将此门给拆下了，这人就是村里的八爷。门被拆下后安在奔奔山庄的茅屋上。于是八爷成了队上人踮着大拇指谈论的英雄。因为此洞从下边看上去很险，根本无路可走；要上只能从山后面上，这需要天大的胆子了，因为那扑崖前毕竟是悬崖，掉下来凶多吉少。

父亲说，喇嘛帽沟有豹子，阴雨天早晨，住在山庄的茅屋里，能听到豹子的叫声。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也许合作化以后，山庄人来人往，豹子被吓走了。但喇嘛帽沟里有野猪却是事实。因为山庄所种的玉米经常遭到野猪的糟蹋，损失不小。谈及此，父亲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父亲说：“为防野兽，过去山庄备有一把土枪。你王青爷看

山庄时常使，他当过兵，会打枪。他与你三爷同在山庄看门。一天晚上，你三爷闹肚子，到玉米地里方便，没有打招呼。你王青爷听到外边玉米地里有响动，一看黑乎乎一个东西，连喊了几声，你三爷耳背，没有回声。你王青爷以为是野猪，装足火药铁砂，准备搂扳机时，你三爷突然咳嗽一声。再晚一点，可真要出大事了！”

谈到山庄，父亲还给我讲了个“老爷面礼”的笑话：父亲说，沿山庄沟底往北行7里路，是岐山县与麟游县的交界处。早年间，岐山与麟游两县交界处只有一条东西向的小犁沟标识。一次发生了一桩命案，受害人被杀害于两县的交界处，其头向南、其脚向北。两县的老爷到现场一看，就互相推脱起来，都不愿意受理这桩人命官司。岐山老爷说：“老兄，你我二人不必争了，咱们请当事人起来回话。”麟游老爷说：“死人怎么回话？”岐山老爷说：“咱们将当事人扶起来问不就行了？”于是二位老爷起身将死者搀扶着坐了起来。岐山老爷说：“老兄，你受累了，此案该当属贵县审，你看，死者在犁沟这边。麟游老爷一看受害者已经坐在自己的地盘上，只好接下了这桩差事。后来，为纪念两位县令体察民情不惧山道崎岖，后人遂在此修了王老爷的石坐像。只是岐山老爷头戴官帽，而麟游老爷是个光头。

以后，大家生活好了，山庄全都荒废了。不过那房子还在，就像立在两县交界处的石像，成了人们闲时念叨的历史。



徐祯霞：陕西柞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第八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陕西省文艺创作“百人”作家。出版著作《烟雨中的美丽》《生命是一朵盛开的莲花》《月照长河》《梅花语》等。

少年时，曾有人来村中刻字。村人群于其中，我亦抱着孩童的好奇群于其中，总希望刻点什么，但我一个孩子，能刻个什么呢？想来想去，我掏出了自己的钢笔，让刻字人给我在钢笔筒上刻下了“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是我刚刚学来的一句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而我独选了这句。

在那时，便喜欢上了梅，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竟然对梅情有独钟。

这是我从文章辞海里得来的梅。后来，母亲在亲戚处移来了



孙江林：岐山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编著有《岷然砥柱立中流——冯玉祥》《护国英雄蔡锷》等，散文《卖牛》曾获《光明日报》征文一等奖。

关中岐山，入岷山沟，沿山道上行40余里，见分水岭，岭南水往南流，岭以北水往北流。岭高数十丈，盘山石道凹凸不规则，横卧路中央的大青石，被数十代人踩踏过，石面光滑如冰，行人经此，莫不谨慎小心。石路一侧是立陡上下的石壁，一侧是望不到底的悬崖。稍有疏忽便会损命悬崖。上岭北行是麟游县，倒是舒缓的下坡，山涧流